

華山集
附秋窗隨筆

關中叢書

華山經

邵力子署

華山經

華陰東蔭商雲雛撰並注

雍州之隩曰太華之山高五千仞廣十里陵崕骨立質如削成

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

東望松果西望小華載馳載趨

楊敬之華山賦曰嶽之尊燭日月居乾坤諸山並馳附麗其根

是惟西嶽

爾雅曰華山爲西嶽水經曰華山爲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玉羊之精

周易是類謀曰西嶽玉羊
鄭玄注曰玉羊華山之精

白帝少昊司之百神之所冢也

上真衆仙記曰金天氏爲白帝治華陰
山山海經曰華山冢也其祠之禮大牢

盤古氏死委厥足

述異記曰盤古氏死足爲西嶽

巨靈掌闢以通河曲

遯甲開山圖曰巨靈得玄元之道與元氣一時而生混沌之師九元祖也能造山川出江河述征記曰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兩山之間古云本一山當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足蹋中分爲兩今賭手跡于華嶽上而足跡在首陽山下揚雄河東賦曰河靈巒踢掌華踏裏張衡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巒高掌

遠蹠以流河曲

軒轅氏蒞止乃會神祇

史記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

有虞氏西巡狩羣后來同

尚書曰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

其陰夏后氏導河之域

尚書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

其陽有周氏歸馬之所

尚書曰歸馬于華山之陽呂氏春秋曰九藪秦之華陽

秦昭王從天神博是勒于此顛其博箭以松柏之心爲之長八尺基長八寸

韓子曰秦昭王令工施鉤梯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基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于此祖龍將亡遺璧澆池

史記曰秦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澆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

抉玉函探金策

神仙傳曰陰長生裂黃素寫丹經
一通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

厥惟漢武與唐明

漢書曰武帝元封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嵩嶽玄宗實錄曰開元十二年上幸東都勒石華嶽祠御製碑文駕還以文示百僚有五色雲見于前

其峯有三

楊敬之華山賦曰三峯相差昭文館記曰蓮花峯上有
三峯上接三光青松綠竹叢生高岡白雲翠靄施于幽
草懷蘊金玉蓄藏風雷爲大帝之別宮迺神仙之窟宅也

其洞有四

登真隱訣曰嶽有四洞東曰朝陽西曰西玄南曰正陽
北曰水簾水簾洞一名石仙洞深三百里中有瑤臺玉
室樹則蘇茅芳林泉則石髓金精遙望洞方員可丈餘
鳥道絕通人蹤罕到時出異色雲氣洞口上有丹石間
青石似丹青畫出仙人之狀冠帔衣服無不周備高下
大小如人形十大洞天記曰第四華山西玄洞周迴三
千里名極真洞天其洞中天地高大日月星辰風雲草
木與外無異惟日停輪耀赫朗接太空宮闕樓臺盡是
金玉七寶所成傍生紫林芳花玉髓金津乃長春之境也

石池二十八所上應二十八宿

昭文館記曰蓮花峯上有石
池二十八所上應二十八宿

玉井一規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

華山記曰華山頂上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者羽化三
水小牘曰王玄仲欲登蓮花峯約寺僧到峯頂當起烟
爲信翼日持火而登僧候之數日果有烟起留二旬乃
復下僧問之云峯頂有池菡萏盛開可愛其中又有破
鐵舟存焉

其中有巨石如龜玉女位焉

集仙錄曰山頂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
梯磴遠皆見張衡思玄賦曰載太華之玉女兮

爰有五臼其水泠泠溶溶名曰洗頭盆

集仙錄曰玉女祠前有五石臼號曰玉女洗頭
盆其中水色碧綠澄徹雨不加溢旱不減耗

是惟玉漿以酌帝觴

詩含神霧曰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漿服之成仙郭璞華山贊曰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遊之龍駕雲裳

石壘廣數寸其深莫測

王處一華山志曰玉女祠石龜蹠如折裂闊五寸深不可測以物投中食頃猶聞其下聲卽古之進簡于嶽府之所也

石馬臨其前夜寥寥有聲

集仙錄曰玉女祠內有石馬一匹王處一華山志曰玉女祠前石馬夜間嘶噉之聲頂上隱者常聞之

其岐有平廣員數百武有草焉如帛如布是生少辛服之

體生香

爾雅曰帛似帛布似布華山有之范子計然曰細辛出華陰山色白者善

其東南有太上泉泉側有池生草焉其葉如劍脊其根寸有九節其名曰菖蒲服之令人不夭

述征記曰山頂有靈泉一所一名蒲池一名太上泉其上有三峯直上晴霽可睹昭文館記曰頂之東南峯有老君洞洞次北有太上泉泉之傍有老君菖蒲池其葉細如劍脊其根每寸九節服之令人強健延年益壽

其間有石鼓不擊自鳴

華山記曰華山高嵒四合重嶺秀起上有石池北有石鼓父老相傳云嘗有聞其鳴者

其西南有松而五鬚上冒女蘿下產茯苓千年化爲琥珀

其光照夜

本草圖經曰茯苓生華山枯松樹下形塊無定以似人龜鳥形者佳王處一華山志曰嶽頂西南峯上有五粒松平如偃蓋上有青蘿長百尺下生茯苓具如人形時生琥珀夜卽有光如荷花晝如牛目服之遐舉夜可書

字

其東北有柏葉紫而枝衢含露如滴可以已嘗

續齊諧記曰弘農鄧紹嘗八月日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綠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王處一華山志曰華頂東北峯上有紫柏葉際碧露以五月五日油囊接之食者可作地仙

其背有石斑如手形是曰巨靈掌長廣數尋赤光熊熊

潘岳西征賦曰眺華嶽之陰崖觀高掌之遺蹤獨狐及仙掌銘曰霞旆烟噴雲抱花捧賈氏談錄曰華嶽掌其石丹紫正如人肉色每太陽對照則盡見之及日暮則漸隱而不見樵者云仙掌者蓋絕地之上羣壑聚會之所石色頽然望之適類其掌耳

其西北有洞玄石室是實惟五靈玄老降臨之宅

王處一華山志曰洞玄石室在頂之西北峯
清虛真人裴君精思至道降五靈玄老之所

泉水出焉而北流注于谷如練如虹洛洛如雨

瀑布飛流直下三千餘丈

其搏有穴肥蟻居之

山海經曰太華之山有蛇焉名曰
肥蟻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其上無鳥獸而多草木其下多黃金礫石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本草曰白石英
生華陰味甘辛大如指長二三寸六面如削白澈有光
又曰陵石生華山味甘無毒其形薄澤又曰禹餘糧出
華山禹嘗採此當糧根如盞皮如茯苓人取以當穀不

飢

其木多松柏枇杷栗林柿實

晏子曰君子若華山然松柏既多矣望之盡日不知厭
華山記曰華山講堂西頭有枇杷園又曰西山麓中有
栗林藝植以來蕭森繁茂本草圖經曰朱柿出華山皮薄而甘

其草多草蒿管松石韋石南威靈仙赤地利黃精白芝

本草曰草蒿生華陰川澤一名青蒿一名方漬葉似茵陳而背不白高四尺許抱朴子曰天門冬在西嶽名管松本草曰石韋生華陰山谷味甘溫一名石皮葉如柳背有毛而斑點如皮以不聞水聲者良本草圖經曰石南生華陰山谷味辛苦葉似莽草色青黃背有紫點女子不可久服令思男又曰威靈仙出華山葉似柳花淺紫根生稠密冬月丙丁戊己日採又曰赤地利出華山春夏生苗作蔓繞草本上花子皆青色根若葵莢皮紫赤色味甘平王處一華山志曰仙人居華山常餌黃精本草曰白芝一名玉芝生華山

其地間出玉

崔豹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七年玉珪出弘農華陰崔鴻十六國春秋曰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

其土可鑿劍

異聞錄曰雷煥得豐城劍取南昌西山下土拭劍張華以南昌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兼以華陰土一効致煥煥以拭効轉精明

其靈異有神馬神龍出入必以風雨

王處一華山志曰漢武帝時有神馬自華山出帝令置內棧馬不久留令人尋之見在華山谷中石龕下故名藏馬谷藏馬龕東北澗中石上馬跡尚存酉陽雜俎曰元和中史秀才遊華山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寘懷中食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葉上鱗起粟粟而動史驚懼棄林中白衆人曰此必龍也須臾其中白烟生彌于一谷下山未半風雷大至劇談錄曰唐咸通九年春華陰南十里餘一夕風雷暴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其崖岸高無貯水之處此夕徙開數十丈小山東西直南北峯巒草木一無所傷碧波迴塘疎鑿京雒行旅枉道就觀車馬不絕音逮于累日

其宮觀有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存神殿望仙臺望仙觀
上房白雲宮中方太清宮下方雲臺宮鎮嶽靈仙寺崇寧
萬壽觀歷代所起也

漢書曰華陰有集靈宮相譚仙賦序曰華山下有集靈
宮漢武帝欲懷集仙者故名殿爲存仙門爲望仙三輔
黃圖曰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存神殿望仙臺望仙觀
俱在華陰縣界皆武帝宮觀名也王處一華山志曰上
方中方下方三宮皆因羽人焦道廣建唐玄宗天寶中
命石補闕集賢學士衛包撰修三方記漢武帝拜嶽壇
唐太宗修爲鎮嶽靈仙寺後或名勝會院或名昭慶寺
西嶽真君廟崇寧中改爲崇寧萬壽觀紹興中改爲報
恩廣孝觀齊阜昌
中改爲迎祥觀

其神仙有馮夷

博物志曰馮夷華陰人也得仙道化爲河伯郭璞馮夷
贊曰稟華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客若是水

仙號曰
河伯

茅濛

三輔舊事曰太元真人茅盈內記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于華山乘雲駕龍白曰昇天先是邑人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

毛女

列仙傳曰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有鼓琴聲云

赤斧

列仙傳曰赤斧者巴戎人也爲碧雞祠主簿能作水湏練丹與消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賣之于蒼梧湘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青烏公

真誥曰青烏公者彭祖之弟子也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有三不遇後服金液而昇天太極道君以爲試三不遇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

脩羊公

列仙傳曰脩羊公者魏人也在華陰山上石室中有縣石榻臥其上石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于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曰發語未訖牀上化爲白羊題其脇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于通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裴玄仁

真詔曰裴玄仁右扶風夏陽人也漢文帝三年始生得道登太華山入西洞玄石室中積三十二年忽見五老人賜裴君服神芝之術亦號清虛真人

衛叔卿

神仙傳曰中山衛叔卿嘗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帝悔求得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華見父與數人博于石上請問數人爲誰叔卿曰洪厓先生許繇巢父大玄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也

度世再拜請
之敕令還

呼子先

列仙傳曰呼子先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于山上大呼言呼子先酒家母在此云

馬明生

列仙傳曰馬明生從安期先生受金液神丹方乃入華陰山合金液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

伯山甫

神仙傳曰伯山甫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二百年不老外甥女年七十與之以藥轉還少漢武帝遣使者行河東見城西有一女子答一老翁使者怪問之女子曰此乃妾子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子年幾答曰妾有一百三十歲兒七十一矣後入華山去

李仲甫

神仙傳曰李仲甫豐邑人也少學道于王君服水丹有効兼行遯甲能隱形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在民間三百餘年後入西嶽山去

孔元方

神仙傳曰孔元方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老而益少或請元方酒元方作一令以杖拄地乃手把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杯倒飲人莫能爲也後委妻子入西嶽

周義山

真仙通鑑曰周義山字季通汝陰人也漢昭帝時爲青州刺史後登太華山遇南嶽赤松子授上元真書

孟岐

真仙通鑑曰孟岐清河遼人也年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了如目前見周公曰抱成王以朝于周廟岐時侍周公陞壇上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常寶執每以衣袂拂拭笏厚七分今銳欲折桓餌桂葉在華陰山下拾藥聞漢武帝好仙披草萊而出後不知所之

王褒

真仙通鑑曰王褒字子登范陽人少好道入華山九年一日夜半忽聞林澤中有人馬簫鼓之聲須臾漸近神人乘雲車呼褒言曰吾太極真人西采子文也聞子好學勤勞故來視汝遂語以至道後又遇太極夫人西城真人授以太上寶文大洞真經繇是道成

韓衆

神仙傳曰漢成帝時劉根入華陰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十餘人玉女四人執采旄之節根稽首乞一言神人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卽志意定嗜欲除也乃以神方

授根五篇

南陽公主

述異記曰漢末王莽秉政南陽公主避亂奔入華山學道後得昇仙至今嶺上有一雙朱履傳云公主旣于山中得道駙馬王咸追之不及故留二履以示之潘安仁有公主峯記

燕濟

神仙傳曰戴孟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也入華山受裴君玉佩金璫經及石精金光符復有太微黃書能周遊名山

張楷

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隱居弘農山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能爲五里霧後華山南遂有公超霧市

劉寬

仙曹志曰劉寬弘農人年七十三一日遇青谷先生降之寢室授其杖解法將去入華山行九息服氣又授以爐火丹方修之道成

郎宗

真仙通鑑曰郎宗字仲綏後漢時人也爲吳令學精道術占候風氣一日有暴風夜起占知雒陽大火燒長夏人往問果爾朝廷聞之以博士徵宗宗恥以占術就徵夜解印綬負笈遜去居華山下服胡麻得道

鍾離簡鍾離權

真仙通鑑曰鍾離簡後漢人爲郎中與弟權俱入華山二峯得道白日昇天

魯女生

神仙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术絕穀八十餘年少壯色如桃花一日與親知故人別去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

王暉

真仙通鑑曰王暉魏時人白羊公之弟子也居華嶽熊牢嶺常種黃精于溪側虎豹爲之耕耘出入迭乘虎豹後以道術傳王法冲乃尸解而去

路光

真仙通鑑曰路光又名大安漢順帝時始生歷三國堅心慕道晉武帝太康五年往華山仙掌峯修煉夢太上老君命右侍玉童賜玉鑰匙十事自此書符行功治病驅邪無不應驗後昇天而去

尹虔子張石生李方白

真誥曰尹虔子張石生李方白並晉武帝時人也學道在華山受管成子蒸丹餌術又受蘇門周壽陵服丹

霞之法五十年
精心內視仙去

重白和

真仙通鑑曰重白和魏朝仙人也河北王母蓋有道者
和每拜見王母常坐而止之語諸人言阿和是吾鄰家
兒和後去不知所之晉惠帝元康二年相識
人見和在華陰山中乘虎從王母顏色更少

寇謙之

後魏書曰道士寇謙之字輔真早好仙道服食餌藥歷
年無効幽誠上達有仙人成公興至謙之從母家傭賃
謙之算七曜有所不了興爲布之俄然便決謙之請師
事之興乃令謙之齋三日共入華山令居一石室自出
採藥還與食之不復饑
後謙之復入嵩山尸解

焦道廣

王處一華山志曰周武帝時有道士焦道廣獨居雲臺
峯辟粒食霞常有三青鳥報未然之事周武帝親詣山

庭臨軒問道因而谷口置雲臺觀後弟子洪仙等見師道廣乘一物如麟往而不返矣

韋節

真仙通鑑曰韋節京兆杜陵人後魏時棄官謁趙法師入華山因號華陽子餌黃精撰三洞儀序老子易論周武帝賜號精思法師太和中化昇

王延

真仙通鑑曰王延字子元扶風人九歲好道訪華山雲臺觀師焦曠真人授三洞秘訣周武帝召至都久之得請還山嘗苦乏油乃置一器經夕自滿隋文帝禪位置仙都觀詔延主之仁壽四年春謂門人曰吾欲歸西嶽乃委化于觀中帝遣使護葬西嶽及就壙但空棺而已

楊伯醜

仙傳拾遺曰楊伯醜馮翊人也好讀易隱于華山隋文帝徵至京師見公卿不爲禮爲人作卦無不立驗人問

其所學曰太華之山金天洞中我曾受羲皇所教之易
與大道玄同理窮衆妙世儒莫能測也數年復歸華山
後世有
人見之

姚得一

真仙通鑑曰姚得一華山道士也武德二年高陵公孫
璞患瘡遍身使其子求爲救治得一曰此是衆冤所爲
可修黃籙大齋懺悔宿冤庶疾可愈子如其言璞乃平
復遂入華山禮謝畢得一取仙經一卷展于崖上化爲
一橋二青龍負之令璞緣其上
須臾至家明日復往遂失所在

張公弼

續玄怪錄曰唐貞觀中雲臺觀劉法師每三元設齋見
一人來居未坐齋畢卽去如此數十年而衣服顏色不
改法師異而問之對曰予張公弼住蓮花峯東隅法師
意必異人欲與同往公弼引入山中以指叩石壁壁劃
然開其中有二人先居之公弼曰法師此來甚饑其人
遂取一盂水以肘後青囊中刀圭粉和之以飲法師其

味甚甘又以水噀東谷中俄有蒼龍白象威鳳彩鸞歌舞甚妙頃之公弼送法師回法師却顧惟見青崖丹壑餘無所睹矣

張惠明

真仙通鑑曰張惠明趙郡人適長安遇混元子受長生之道唐太宗詔之內殿致醮有感封妙濟大師後居西嶽遂解尸

杜子華

逸史曰李虞與楊稜遊華山至一小洞巖高數尺見有紫衣乘小馬從者四五人引二人至一府署多竹堂屋甚潔因自言曰予杜子華逢亂避世遇仙侶居此已數百年矣因止宿飲食最精內有羊其狀如牛留數日遣使者導之而返

杜懷謙

王處一華山志曰大唐貞觀中道士杜懷謙居華山石室斷穀不食好吹長笛令人多買笛一吹卽投于巖下笛盡更供息巖中累月不動自號長春先生今石室寂然笛聲不絕

唐若山

續玄怪錄曰李紳少時止華陰西山舍夜分雷雨見一老父眉鬚皓然青僮執香爐拱立于後紳訝而問之老父曰我唐若山也南海羣仙會羅浮山將往赴之遇華山龍鬪散雨滿空吾服藥者不欲令霑服故憩于此遂浮見諸仙引紳入羅

韋仙翁

異聞集曰唐代宗晝夢人謂曰西嶽太華山中有黃帝壇祀之當獲大福詔遣御史韋君尋訪逢一老父自言是韋高祖隋朝入此山中韋君涕泣再拜因問壇所在老父曰蓮花中峯西南上有古壇彷彿餘址此當是也韋君往得其處歸具以事奏代宗齋手詔入山禮請遂失舊路不知所在

劉平

劇談錄曰處士劉平者天寶中居齊魯間善吐納夜中視物不用燈燭安祿山以厚幣致于門下平知必不以正道克終遂逃入華山而隱

李元

疑仙傳曰唐明皇時李元嘗遊華山惟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老父三人遮道欲留之元與藥三丸二老服之皆一百五十歲乃卒

契虛

宣室志曰僧契虛少好道遇道士喬君馳遊稚川真元中徙居華山鄭紳沈聿因天暮投止山下契虛以絕粒故不致庖爨二人異之因徵其實契虛乃告以稚川之事後二人重過其地不知所適

田鸞

原化記曰柏葉仙人田鸞居長安聞道者有長生術遂入華山求問真侶見黃冠祈請隱訣黃冠指柏樹示之曰此卽長生藥也鸞取柏葉曝乾爲末服之初病熱瘡後浴以溫水光彩鮮明自此絕穀尸解

王夐

(續玄怪錄曰麒麟客張茂實傭僕也其名曰王夐年四十五餘一日辭茂實曰夐本居山景甚可觀能相隨一遊乎茂實曰諾夐乃乘青麒麟令茂實乘赤文虎上仙掌峯居室飲食非人間所有居數日夐復送茂實至家曰我當至蓬萊謁大仙伯明日蓮花峯上有綵雲車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厥明望之果如所言

呂岳

(續玄怪錄曰呂岳字洞賓兩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子傳授延命之術年五十道成

楊敬真

(續玄怪錄曰楊敬真閩鄉田家女也嫁同鄉王清婦道甚謹元和十二年間夜居靜室沐浴焚香清及旦視之

衣服委地若蟬蛻然清不敢動局戶數日聞房中有人聲開門則婦宛在牀矣家人問其故對曰初居房中有仙樂綵仗導上華山雲臺峯先有四女在彼曰吾等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名宜有真字故名爲敬真各賦詩謁蓬萊大仙伯而別

施無疾

真仙通鑑曰施先生名無疾不知何地人時往來京索間經歲月不食惟日飲少酒體有青毛治病以水代藥多居華山

陶太白尹子虛

傳奇錄曰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虛二老人攜釀醞陟芙蓉峯憩于大松林下忽見一丈夫一女子自言爲秦之役夫與秦宮人也遂授二老以萬歲松脂千秋柏子二老餌之毛髮紺綠雲臺觀道士往往遇之

李真

真仙通鑑曰道士李真不知何許人隱華山岐州王祐家鉅萬真負藥攜琴往謁祐說以至道祐驚下拜真乃命酒自酌遽醉而去王潛伺之見真化爲大鹿西走不知所之

成生

神仙感遇傳曰成生唐昭宗時人其家巨富世居零口伯叔數人其第七叔好道早年冠褐往來華陰山時或暫歸自咸通後不識所在

陳搏

談苑曰陳搏字圖南唐譙縣人舉進士不第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臥經月或至百日不起太宗卽位再召之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端拱間化形于張超谷中

丁少微

宋史曰丁少微亳州真源人爲道士隱華山潼谷與陳搏齊名善服氣多餌藥年百餘歲康強無疾太平興國

三年召赴闕以金丹
巨勝南芸玄芝爲獻

劉少翁

續博物志曰劉少翁曾數入太華山禮拜向山
如此二十年忽一日得見西嶽丈人授其仙道

張無夢

真仙通鑑曰張無夢字靈隱號鴻濛子蓋厔人也肥遜
不仕學窮老易入華山與種放劉海蟾結爲方外友事
陳希夷先生多得微旨著有瓊臺詩集

劉昭遠

續博物志曰海蟾子姓劉名昭遠
華山陳搏館之道院與种放往來

姬洞明

王處一華山志曰姬洞明號抱真子居華山蓮花峯下
文仙谷內紹興丙子中秋前一日謂門人劉裕之曰張

翁驪姚昇玄待吾久矣言訖怡然化去後裕之尋瘞尸處惟見空棺中有二口字方悟是呂真君所化也

其棲隱有楊碩

唐書曰楊碩字太初本晉叔向後祁盈之難其先人逃居華山仙谷及碩隱居不仕洞習天文生八子俱從沛公征伐第八子喜擊殺項羽封赤泉侯

楊震

王處一華山志曰楊震微時居牛心谷講授羣書學者如市其谷多槐故稱楊震槐市

高恢

高士傳曰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隱于華陰山中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鳴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

王猛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王猛隱華山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謁之一面說當代之事摶風而言傍若無人

司馬郊

唐書曰司馬郊字子都隱居華山五十年禽獸相馴鳥銜果自至其前及卒百禽聚于庭悲鳴累日而去

王易簡

宋史曰王易簡京兆萬年人孤介寡合好學攻詩唐僖宗時隱居華山作小隱詩二十首并序以見志歷仕晉

周宋初召
加少傅

鄭雲叟羅隱之翟士端鄭隱

王處一華山志曰碧雲洞碧雲溪在嶽之東四高士隱居之所也鄭遨字雲叟南燕人隱居華山高節不屈天成中以拾遺詔不起賜號曰逍遙先生羅隱之新淦玉笥山道士來居華山一觴一詠高情自適天福中賜號曰希夷先生翟士端字表正齊人也博通九經祥符中禮詔不起無疾而逝七日肢體猶溫及火之有聲如雷

五色光炳耀鄭隱字明處充之奉符人也左臂上有黑
靉子如北斗狀常居王刁三洞自冬涉春不出人咸異
之祥符中賜號真晦先生

是嘗遊于素靈金府

仙傳拾遺曰馬周華山素靈宮仙官李商隱
西嶽廟記曰協金德以主生含素靈以養物

帝座之傍

搔首集曰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
想通帝座矣恨不得不攜謝眺驚人句來搔首問青天耳

鶴首實沈之疆

唐書曰鶴首實沈其神主于華山太
白位焉甘石星經曰太白主華陰山

爰居爰處爰翶爰翔君子說之以祓不祥

抱朴子曰華山可以精思合作神藥若有遺者居之則
神助爲福其藥必成矣法苑珠林曰唐張法義華州鄭

縣人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就與語晦冥不歸僧因設松柏末以食之爲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志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淨淡被僧衣爲懺悔日而別去後法義死七日

甦復

是山也柱乾載坤

唐玄宗御製華山碑銘曰嶻嶭太華柱天
直上禮記曰地之廣厚載華嶽而不重

應杓象虎

少陰尸政萬物生華

史記曰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甘石星經曰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司秋司金司酉嶽

白虎通曰西方華山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

主秋成孳變化

白虎通曰西方爲華華之爲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
穫也風俗通曰華者化也萬物滋然變化于西方也

其日陽庚陰辛

漢書曰庚辛
華山以西

其氣下黑上赤

史記曰自華山以
南氣下黑上赤

在河之南

爾雅曰
河南華

豫州之介

周禮曰河南曰豫
州其山鎮曰華山

二岑上下歷歷若雲厥形冠然

述征記曰華山有二峯直上數千仞自下小峯疊秀迄于嶺表有如削成華山記曰南嶺東巖北面有二小山一山有雙石竪生號曰石門一山石孤巖特秀上有客觀涉之遠者眺千里辛氏三秦記曰華山在長安東二百里不知幾千仞如半天之雲莊子曰宋鉗尹文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郭象注曰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緣也爲鰐挽也爲猶

述征記曰華山自嶽廟南行入谷口出天井
陟峻阪東上百丈崖皆須攀繩挽葛而後行

或陟而號

國史補曰韓愈登華嶽之巔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于家人言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

或禮而咤

唐語林曰東夷有識山者徧拜五嶽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華嶽自關西門拜禮至山下仰望七日歎咤而去謂

京師衣冠文物
之盛繇此而致

勿穿勿鑿

唐書曰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適之爲帝道之帝喜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帝以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不親開天傳信記曰華嶽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如半甕之狀名曰甕肚峯上賞望嘉其高迥欲于峯腹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諫官上言乃止

福禍罔有忒

隋唐嘉話曰李靖始困貧賤因過華山廟訴于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出廟門百步許聞後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之不見人後竟至端揆舊唐書曰裴寂初貧無以自業徒步詣京師經華嶽廟祭而求夢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三十年已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雲溪友議曰樂坤舊名冲累

舉不第元和十二年罷舉東歸至華陰夜禱嶽廟夢一
青綬人檢簿書來報云來年有樂坤名已到冥簿不見
冲也冲遂改爲坤來年果及第郡閣雅談曰孟賓于天
福中自湖湘適京應舉卜命于華山神珮有一年乞一
珮凡六擲乃獲吉徵每年下第有詩天福九年及第果
六舉廣異記曰劉可大天寶中舉進士入京途遇少年
同行至華陰邀抵莊所見一貴人居內理事可大色異
少年曰家君是華山神君我故人可無懼也須臾下食
致酒殺歡可大問已當何進達黃衫吏檢簿報云劉君
明年擢第只得一縣尉明年可大果及第拜榮陽縣尉
而終聞奇錄曰張偃赴舉行及金天王廟大牀不止避
宿廟中夜聞視事之聲須臾言喚張偃來日午時爲赤
狸虎所食偃聞甚恐入而乞哀金天召虎至與二大獸
食以代偃又令吏檢虎何日死吏曰未時爲王存射死
金天命偃過未時卽行及至前路有一虎果爲王存射
殺逸史曰李主簿新婚東過華嶽將妻入廟謁金天王
妻拜次氣絕而倒李急求葉仙師符救之乃蘇是知靈
廟女子不得入也賈氏談錄曰華嶽金天王廟玄宗御
製碑廣明初其石忽自鳴隱隱有聲聞數里浹旬而定
明年巢寇犯闕其廟亦爲賊火所爇隳其門觀道山清

話曰熙寧壬子九月華山阜頭嶺崩聲振數十里西嶽祠門戶皆震動鍾鼓成聲陷千餘家有大石自立高四丈周百八十丈

雲行雨施

說苑曰華山西嶽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祭視三公也後周書曰達奚武以太保爲同州刺史時屬天旱武祀華山廟嶽既高峻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攀藤而上晚得還于嶽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日旦而澍雨以作城于我西陲

賈誼過秦論
曰踐華爲城

軒轅氏以後有天下之君是胥彊縣必以秩禮

漢張良華嶽碑序曰山莫尊于嶽嶽有五而華處其一人主廢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

秦氏絕緒布五方則受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經有望
秩之禮典有生殖之祀蓋所以尊山川而報功也唐玄
宗御製華山碑序曰華山踞中土西偏七宮正位少昊
之下都摹收之別館黃帝遊焉以會神靈虞舜望焉以
觀羣后爰因夏氏以迄隋室朝更五姓載歷三千祀典
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祀無歲而
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未嘗有怠

華山經附辯

辯峯名一

西嶽形如蓮花繇唐以來稱爲蓮花峯集仙錄曰華山有明星玉女祠王處一曰蓮花峯一上四十里卓立五千仞上有明星玉女之別館蓋明星玉女固是一祠今分三峯爲芙蓉明星玉女者繆也

辯神跡二

混沌之始事難周知吞卵履拇騎龍化熊諸如斯類載在經史山海經一書太史公異之而不敢非巨靈劈山存而不論可也王涯之辯嘵嘵何爲

辯仙棲三

考神仙經傳老聃西出關度流沙居崑崙山今言隱華山
黃初平白石化羊在金華山今作華山焦先字孝然居河
之湄結草爲菴今孝然作孝龍言居華山費長房受學壺
公內諸石室不著山名今作華山如此最多不識所據

辯仙錄四

韓衆劉寬志逸不載司成致論補闕有功余考逸仙不止
韓劉伯山甫李仲甫張公弼杜子華等三十餘人俱所增

入

辯採書五

採摭羣籍尙博而嚴唐明問巫李靖上書韋卿結姻李湜
遇女事出碑官蓼神莫甚注所逸略彙爲叢談

辯碑誤六

西嶽華山堂闕碑銘漢張昶撰一作張旭本出古文苑今
作衛顥漢樊毅西嶽廟記本出古文苑今不繫作者姓氏
而概之曰唐文刊傳既久莫知改正

辯藝文七

志撮詩文什漏二三古疏今密瓦玉雜糅綜搜斯道不惟
其備惟其醇寧違名而從實毋違實而從名

跋

右華山經一卷清華陰東蔭商雲雛著華山之記載夥矣
大抵詡雁峯之奇誌鴻雪之印仙杖九節井蓮十丈夸壯
遊耳山之掌故莫或詳也雲鄒與郭允伯立南璇社著園
藏六齋疏二戎記趙忠毅序之比於先秦又與王山史久
居華下廣鈞異藉纂成是編曰華山經非敢效河汾擬經
吳楚僭王亦桑欽水經例也惟書中多言鬼神或謂恐人
譏迷信然豕啼姑棼雞鳴陳寶左氏史遷亦均好言鬼神
而其書人人葆貴王阮亭長白山錄言神異者亦不少果
有資於故實固不得執時代之說而或擯也况輪軌西通

冠蓋絡繹凡至關門先瞻太華有此載記或益多聞同里
李汝榛著陰晉異函梅伯言爲之序茲編也亦謂之華岳
異函可也民國二十四年六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健

興平馮光裕

關中鼓書

秋窗隨筆

邵力子署

陝西通志館印

秋窗隨筆序

禮注云詩者承也承著昭哲之能詩緯云詩者持也持契無邪之義昔者穆叔拜鹿鳴之三楚莊陳大武之六子夏監素絢以起予衛賜悟琢磨以告往呂覽肇其四音韓嬰厥有外傳孫毓著異同之評王基駁故訓之失茲皆比興之支流風人之別子激揚雅訓張設科條後有能言準斯爲例吾友石亭先生倦游京國戢影瓜廬蘊義懷文情靈感發遂爾扇辨囿之雕談騁詩衢之逸軌犁然有當於心確乎其不得已秋窗隨筆所由作也夫秋凜淒清之氣窗表匡居之名筆者得意疾書隨則匠心獨運疏家例逐文

以造義達者每披文而見時僕少溺篇章長能論議博觀
約取厥指數千以高叟之固釋絲衣爲祭靈星以匡鼎之
解頤指關雎爲刺康后楊柳雨雪四句謝庭別有會心雞
鳴風雨兩言褚公不無偏解請爲石亭增長波瀾發揮理
道略申隅反暢厥指歸所以班史爲紀事之書亦存樂志
半卷雕龍乃論文之籍特著明詩一篇鍾嶸持三品以程
材皎然領十訣而示式以古方今比物比志也斯論不磨
請以僕言爲先馬乎

乾隆四年歲在屠維協洽辛月朔董浦杭世駿書

古人書言簡味長皆出於躬行心得之餘故能明物察倫

苞含義理使誦法者無以加也後人僞作紛然無識以照之則鄭聲亂雅生心害政有不可勝言者然亦各有所因也若稗史若演義因而甚之不自知其妄矣因於易者怪因於詩者淫因於禮者窒因於書者亂因於春秋者武斷於是乎文章爲天下裂孰從而辨之哉石亭覽古有識能摘其妄而是正非特眼慧亦其心清吾知其讀破萬卷必驅經史而反原也豈止於此而已乾隆五年歲在庚申二年朔日長洲夏一理書於澄觀草堂

秋窗隨筆

西安馬 位石亭著

今年余從京師歸里門索居多暇著隨筆一卷半是
秋窗風雨中所成聊寫己意非敢尙論古人也
靄靄停雲良朋闊絕誰相知正定耶時乾隆己未八月初
七日

家語大有謬處如孔子厄於陳蔡絕糧七日從者皆病子
曰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
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
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

不見殺據孔子攝相在靈公三十九年三月卽去魯適陳在陳主司城貞子家靈公四十一年至衛卽有絕糧之厄是年孔子五十八歲魯哀公之元年吳夫差之二年是年吳破楚子胥未死也諫死在吳王之十三年尙隔十一年孔子何由先知其見殺乎後人僞作明矣

離騷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舊註謂原生於寅年寅月寅日張伯起云以今考之月雖寅而歲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卽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是攝提乃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攝提貞于孟陬乃言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謂太歲在寅也貞于字

可玩愚按周正建子楚奉周朔則寅月乃當時三月也
何得曰孟陬攝提貞于孟陬猶言寅年之正月歲雖寅而月
月可知攝提貞于孟陬猶言寅年之正月歲雖寅而月
未必寅也蓋屈原或以寅年子月寅日生矣

淮南子水清則魚聚東方朔云水至清則無魚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乃是散文全非頌體

柳子厚謫龍說可被入搜神記

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前段有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等
語寫景頗極古峭歷落後又有過湘江緣染谿一段與
前略複便不聳目

河閒婦一篇託辭比喻何苦持論至此傷忠厚之遺編之集外宜矣恐是後來文士僞作

羅文傳不及毛穎傳

蘇老泉權書論六國中有云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夫六國俱係封建非開創者何得云暴霜露斬荆棘要是借六國發議以刺時事

子瞻賈誼論云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此乃姦

雄作用非聖賢學問古之人汲汲行道不合則去無深謀機術若此如舉天下而唯所欲爲直戰國時蘇秦張儀商鞅之徒耳至於誼之立談痛哭未免少年剛銳激烈處所謂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方合聖人待價以沽之意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豈非確論也哉

竹坡詩話客有誦淵明閑情賦者想其於此亦自不淺或問座客淵明有侍兒否皆不知所對有一人言有之間其何以知曰所謂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于是座客皆發一笑按王質雲韜紹陶錄錄中

栗里年譜大元九年甲申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
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則淵明有侍兒可知閑情賦或
者其少作乎然亦不可泥也

石林詩話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
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
此論本之昌黎送王秀才序有託而逃焉之意

宋玉九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
其人兮故跕跳而遠去退之雜說千里馬一篇卽廣此
意而激昂感慨同一寄託

黃帝之時以鳳爲雞楚人之國以雞爲鳳眞而不以爲重

假而反重於眞可笑哉前事見邯鄲淳笑林後事見徐
整通厤

酉陽雜俎白鹽崖有鹽如水晶名君王鹽青蓮詩盤中祇
有水晶鹽蓋用此

洛神賦大似九歌

隋曲有疏勒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鵠鹽或云關中人謂好
爲鹽故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嫵吳娘笑是
鹽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尚有鹽杖聲余秦人也今關
中語無以好爲鹽者鹽殆唐方言耳豈令人與千百年
前異音耶又按李肇唐國史補關中人呼稻爲討今則

然

又按陸璣毛詩疏秦人謂柞爲櫟謂螗爲蟛蜞爾雅犍爲舍人注三輔以西謂螗爲蜩公羊傳注踊豫也關西言渾儀禮有司徽注秦人謂歛爲桃漢書序傳注三輔說牛蹄處爲躅說文宏農謂羣爲帔周禮考工記注秦晉之間子之大者謂之曼胡禮記內則注秦人溲曰漪此皆漢時語攷今秦語殊不然

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謡近在成世開時取證則五言久矣鍾嶸詩品云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謡曰名余

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以此而推聲律雖起於沈約而以前粗已具之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閒陸士龍是五言律聯江淹別賦春宮闕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是七言律聯此亦近體之發端乎

嚴滄浪云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必拘來歷名手超脫固自不妨不可爲訓也

樂天白牡丹詩折來比顏色一樹如瑤瑣二字或可倒用不然直湊韻耳

謝詩池塘生春草李詩胡蝶忽然滿芳草蕭子顯所謂有

來斯應每不能已須其自來不以力構

劉昭字字休明論詩云五言如四十箇賢人著一字如屠
沽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合子底必有蓋但精心求之
必獲其寶可盡作詩用字之道

皮日休劉棗強碑文云與李賀同時有劉棗強焉名言史
有歌詩千首美麗恢贍自賀外世莫得比惜其作不多
得名亦見嚴滄浪詩話

人知陶詩古淡不言有琢句處如微雨洗高林清飄矯雲
翩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
詩固不於字句求工卽如此等句後人極意做作不及

也况大體乎

淵明有形贈影影答形及神釋詩三首中句云得酒莫苟辭酒云消百憂太白月下獨酌詩有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二公風流孤邁一種曠世獨立之致異代同情彥周詩話武帝爲李夫人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僕曰因此則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述也余有句云野曠招遠風草木綠不定

杜詩萬里戎王子許彥周詩話作明玉子云不曉此詩指何物張騫慚空到又本草不收定非葡萄也按趙汸注絕域之花久種中國殆爲明皇寵任祿山託喻之意強

解撫入尤可笑然必須何將軍園林有此少陵方詠以
託興究未詳何物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彥周謂其論道之
語然東坡詩鎔化樂天語及用樂天事甚多如故將別
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不似楊枝別樂天海天兜
率兩茫然腸斷閨中楊柳枝之類雖作此論終不免踐
樂天之迹

又古詩上山采交藤交藤何首烏也服之令人多慾生子
有采采芣苢之意衛風云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陸師
農說勺藥破血欲其不成子不知真有此意否予謂詩

人賦物不過寫一時之情豈必有深意如古詩上山采
蘿蕪按本草蘿蕪久服通神與下山逢故夫有何關照
又有涉江采芙蓉豈芙蓉爲遺遠道之物乎彥周此說
殊穿鑿

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梁武帝評李鎮東書亦云臻
此境者難矣夫

古人詩一樣者頗多如何飲酒得長醉直到太平時節醒
與邵堯夫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同許渾
公道世閒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與滕俛白髮不能
容相國也同閒客滿頭生同使遇皎然定入偷語偷意

詩例矣此不過一時用意相類非後人鈔襲者比所謂
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卽自己亦常犯太白春風餘幾日
工部驛驅開道路皆重見集中

芥隱筆記樂天詩去歲暮春上已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
春上已獨立香山下頭子瞻用之爲海外上元詩愚謂
此格不專出樂天唐人中極多如去年花裏留連飲暖
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又
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是
也卽子瞻猶有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
溼面春風雨去年花落在徐州對酒酣歌美清夜今年

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嚴滄浪所謂扇對是也
雲溪子曰杜舍人牧楊柳詩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堂
前斜帶風滕郎中邁云陶令門前菖接蘿亞夫營裏拂
旌旗俱不言楊柳二字最爲妙也如此論詩詩了無神
致矣詩人寫物在不卽不離之間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只依依兩字曲盡態度太白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
何等含蓄道破柳字益妙若雲溪所論則是晚唐人詠
蜻蜓云碧玉眼睛雲母翅輕于粉蝶瘦于蜂石曼卿紅
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亦得謂好詩耶

范擴云宋雍初無令譽及嬰瞽疾其詩名始彰盧員外綸

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
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以爲四背或云四倒
然辭意悉爲佳致盧公詩云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
鉢過餘生清江詩云惟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
詩云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雍詩云黃鳥
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以類而推如陶靖節高
人隱士之操而有閒情一賦宋廣平鐵石心腸而賦梅
花韓昌黎有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欲醉座添春范文
正有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皆偶然游戲翰墨不得以
常例論也

竹坡詩話徐陵玉臺新詠序云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
燕支偏開兩靨古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人以染中國
謂之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而俗乃用胭脂或臙脂字
不知其何義也杜少陵林花著雨臙脂溼亦用此字而
白樂天三千宮女燕支面卻用此二字殊不可曉蓋臙
脂燕支皆可通用燕支又山名也所謂失卻燕支山使
我婦女無顏色

虞美人草古稱虞妃所化聞行人唱虞美人曲則兩葉搖
動按拍而舞或唱他辭則寂然沈驚詩應恨拔山人不
渡託根芳草到江東益部方物略記蜀中虞美人草予

以虞作娛意其草柔纖爲歌氣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
動搖美人以爲娛樂耳娛字雖可通遂失命名之旨矣
唐詩歌舞中多用靴字張祐畫鼓不聞招節拍錦靴空想
挫腰肢舒元輿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太
白詩吳姬十五細馬駄青黛畫眉紅錦靴杜牧詩舞靴
一任傍人看按圖畫見聞志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
者穿紅錦勒靴想當時妝飾如此

唐時始有紫薇宋時始有蠟梅

洛陽無白蓮花白樂天自吳中帶種歸始有之有白蓮泛
舟詩及種白蓮詩

姑熟有李太白十詠而明月泉獨遺焉見墨客揮犀亦猶
蜀中海棠無子美詩也

昌黎送石處士詩云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包括北山

移文一篇

昌黎古詩勝近體而近體中惟湘中酬張十一功曹奉酬
振武胡十二丈大夫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次
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諸作矯矯不羣可以頡頏
老杜他如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如歌童作豔聲暖風抽
宿麥清雨卷歸旗鳴鶯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人
唐諸人莫及也近體中得此所謂已探驪龍珠餘皆長

物矣

退之七古有絕似太白處讀者自知之

退之古詩造語皆根柢經傳故讀之猶陳列商周彝鼎古
痕斑然令人起敬時而火齊木難錯落照眼應接不暇
非徒作幽澀之語如牛鬼蛇神也

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令我神往起青鞶布
韁之思

韓翊星河秋一鴈砧杵夜千家崔峒清磬度山翠閒雲來
竹房常建松際露明月清光猶爲君楊敬之碧山相倚
暮歸鴈一行斜此等句無點煙火氣非學力能到宿慧

人遇境卽便道出唐山人球漸寒沙上路欲暖水邊村
亦蘊藉有致

李昌谷詩錢塘蘇小小白香山詩揚州蘇小小

長吉善用白字如雄雞一聲天下白吟詩一夜東方白薌
門白于水一夜綠房迎白曉一山唯白曉皆奇句

秦王飲酒詩羲和敲日玻璃聲不知有出不抑自鑄偉辭
五粒小松歌有云當是五蠶蠶訛粒非也五代史鄭遨聞
華山有五粒松可證不訛所謂新香幾粒洪厓飯新香
可飯或者松子乎

少陵春去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人太白荷花嬌欲

語愁殺蕩舟人風神搖漾一語百情李杜洵敵手也

老杜夢李白雲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昌黎荅孟郊詩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同一慨然而古人交情於此可見

太白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詩妙在不說目前之苦只追想宮中樂處文章於虛裏摹神所以超凡入聖耳

樂天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與謫仙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異曲同工

少陵浣花溪裏花饒笑青蓮武陵桃花笑殺人玉谿東風爲開了卻擬笑東風李敬芳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

岑參羞被桃花笑看春獨不言各有意致

最喜王摩詰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李太白但見淚痕
溼不知心恨誰及張祜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又李
嶠山川滿目淚沾衣得言外之旨諸人用淚字莫及也
義山湘江竹上痕無限峴首碑前灑幾多反無深意魚
元機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亦工

李益詩早鴈忽爲雙驚秋風水涼夜長人自起星月滿空
江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耶

李洞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鎰影裏煮孤燈不及岑參孤燈
燃客夢寒杵搗鄉愁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卻
話巴山夜雨時全不似玉谿手筆自爾出門去淚痕長
滿衣家貧爲客早路遠得書稀文字何人賞煙波幾日
歸秋風正搖落孤鴈又南飛亦不類丁卯作二詩皆妙
絕通人真無所不可也

柳公權與唐文宗聯句周少隱云責其享殿閣之涼而不
知人間之苦所以譏之深矣曉人不當如是邪此論甚
是東坡嫌其有美無箴而續之反失詩人諷喻之旨

鄭雲叟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滿頭閒珠翠豈知兩片雲
戴卻數鄉稅李山甫公子家不知買盡長安笑活得蒼

生幾戶貧唐人猶有詠蠶詩云徧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此等詩讀之令人知衣食艱難有關風化得三百篇遺意焉

彥周詩話洪覺範在潭州水西小南臺寺作冷齋夜話有曰詩至義山爲文章一厄僕至此蹙額無語渠再三窮詰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覺範云我解子意矣卽時刪去余曰玉溪筆墨照千古豈因覺範一語減色耶况李詩妙處何止斯二句如韓碑詩直與昌黎平淮西文並峙不朽卽石鼓歌無以加焉尙有詠蟬五更疎欲斷一樹碧無情常人能道隻字否世徒摘其

綺辭麗句而雌黃義山不亦妄乎謂其深學老杜信然
義山牡丹詩用越鄂君越字誤用樂府中有越人歌乃楚
王母弟越人愛鄂君而歌鄂君以繡被覆之非越之鄂
君也

溫飛卿詩私帶男錢壓鬢低考泉志男錢徑寸重四銖懸
針書文曰布泉世人謂佩之生男

石林詩話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公嘗
病其夜半非打鐘時蓋公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山寺實
以夜半打鐘然亦何必深辯卽不打鐘不害詩之佳也
如子瞻應記儂家舊姓西夷光姓施豈非誤用乎終不

失爲好

用成語最難須要無痕迹韋蟾詩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皆楚辭也王荊公詩一水護田圍綠去兩山排闥送青來皆漢人語也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便不相類

徐凝廬山瀑布詩子瞻厭其塵陋有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句按全唐詩話載張祜與凝同試祐誦其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等句凝曰美則美矣爭如老夫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蓋其得意作也而不見賞於子瞻如太白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坡老安得不拜倒按芥隱筆記云凝用天台山賦瀑布
飛流而界道子瞻非不知有所自也用古亦有善否耳
高仲武論郎士元詩云可齊衡古人掩映時輩如荒城背
流水遠鴈入寒林又去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又蕭條
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望秋月又莫蟬不可聽落葉豈
堪聞古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沮矣然大
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君胄豈能到

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卽古詩所謂何不策
高足先據要路津熟精文選理者可以讀杜詩

羅鄴唯有春風不世情句與許渾公道世閒惟白髮意同

·然道破則無含蓄也山谷詩窗外青山不世情卽祖此意

和仲梅花詩夜寒那得穿花蝶知是風流楚客魂余以爲
梅時未有蝶曾戲詠云莊周無冷夢不解到羅浮後偶
看梅見雙白蝶翩翩然尋香於疎枝冷蕊閒始知蘇詩
之工也古人用事不可輕議書此以誌吾過

趙松雪題秋胡戲妻圖詩云相逢桑下說黃金料得秋胡
用計深不是別來渾未識黃金聊試別來心雖翻案新
奇失詩人溫厚之風由末世人心不古用意狙詐而作
此論在秋胡當日尙無是意顏延之詩直敍其事故妙

岐王宮有侍兒出家爲比邱尼者張公稽仲賦詩云六尺
輕羅染麴塵金蓮穩步襯湘裙從今不入襄王夢翦盡
巫山一朵雲不及楊郇伯伎人出家詩云貝葉欲翻迷
錦字梵聲初落誤梁塵二句工妙

鄭谷月黑見梨花佳句也不及退之白花倒燭天夜明爲
雄渾讀之氣象自別義山李花詩自明無月夜與退之
未易軒輊

太白白髮三千丈下卽接云緣愁似箇長並非實詠嚴有
翼云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詩正不得如此講也

竹坡詩話柳子厚別弟宗一詩云零落殘紅倍黯然雙垂

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
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
荆門郢樹煙煙字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不然
當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荆門郢樹煙如此郤似
穩當予謂非是旣云夢中則夢境迷離何所不可到甚
言相思之情耳一改邊字膚淺無味若易以處字望斷
字又太直不成詩矣詩以言情豈得沾沾以字句求之
宋人論詩吾所不取唯嚴儀卿詩話是正派

曾於涿州旅舍見土壁上閨秀題詩筆法纖媚有靜鎖春
風燕子樓句惜不記其全首

李義山詩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有雅人深致蘇子瞻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有富貴氣象二子愛花興復不淺或謂兩詩孰佳余曰李勝蘇微有小疵旣香霧空濛月轉廊矣何必更燒紅燭此就詩之全體言也

長吉詩龍頭瀉酒邀酒星范文正詩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

李西厓麓堂詩話云國初人有九言詩曰昨夜西風攏落千林梢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坳貴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予謂此不過敷衍老杜高者挂賈長林梢下者飄泊

沈塘坳何足爲奇至於九言則又有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爲妙也

最愛王摩詰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之句一往情深高季迪願得身如芳草多相隨千里車前綠脫化王意亦復佳余擬其意作送人絕句云繫馬城邊柳攀枝淚滿衣願爲春草綠一路送君歸

謝氏詩源袁瓘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廕見之曰王孫蟋蟀也按招隱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又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詩蓋用此故唐人詠蝶有今夜若樓芳草裏爲傳消息到

王孫溫飛卿楊柳枝繫得王孫歸思切不關春草綠萋
萋者何不可解施所據者揚雄方言然以之解詩未免
穿鑿

宋人有弔賈似道集芳園詩云瑤房錦榭曲相通能幾番
春事已空凋悵舊時吹遂處隔窗風雨剝青紅剝字用
得極新蓋本昌黎敗壁剝寒月也

商邱宋冢宰犖筠廊偶筆載同里太常侯公執蒲秋夜坐村
中樹下忽風吹落葉由耳邊過公隨手取一片就燈視
之乃古錢也此說殊不解偶閱令狐澄大中遺事軒轅
先生居羅浮山唐宣宗詔入禁中以桐竹葉滿手授成

錢與前說相類兩事可互證

余病中偶見法華老衲詠棺詩戲云何不補足衣衾棺槨
四首老衲欣然援筆而成命之曰大歸詩余亦和作遂
忘其病時人以死爲諱讀此得毋大駭然所謂死者果
駭而可避耶詩並錄於左兒女千行淚點污著來寒煖
不關膚誰能立地明三事漫說升天重六銖翠袖明璫
長已矣繡裳命卷得知無早知一向爲黃土虛費區分
紫與朱衣越紵吳綾細翦裁千條百結裏枯骸閨中繡
滿梵王字原上飛成鬼伯灰不許鴛鴦棲並翼任他胡
蝶夢千回恰如旅客和衣睡欹枕鰥鰥子夜來衾誰信

千年永不開徒教骨肉隔黃埃收回天上三春豔蓋盡
人間一石才水土幾番灰卻了山林又復斧斯來還愁
仙骨埋難盡碧落殷勤選玉材棺女手卷然髹沐餘竭
來小有洞中居渾如護惜加窮袴莫是隄防用檻車蟻
蟻一生忙不了牛羊他日此相於漆園再向枯體語爲
問王孫意底如櫛和云披來已是四肢僵誰與身裁較
短長白骨幾根擎作架桐棺三寸貯爲箱永辭裘葛春
秋換卻省晨昏著脫忙重戀人生衣錦樂熏籠應爇返
魂香衣一蓋長年仰面人夜臺從此不知春葡萄豔覆
三生夢翡翠文遮累劫身但有漆燈時閃爍更無玉體

共橫陳秋墳雨打歌蒿里擁鼻骷髏得句新
金東園祕器作安

居匠斧經營慘淡初千古賢愚從論定兩傍兒

女總成虛崔家尙有黃金盃唐苑寧無白玉魚獨是英

棺

雄戰場上裹屍馬革不關渠皮囊臭腐豈知憐玉匣

蛟龍作套堅黃土落時先露角青燐明處不燒邊狐狸
跳嘯重扉外蠻蠅奔馳複道連縱是三生得同穴四層

木板隔癡緣

櫟

漁洋詩話宋牧仲嘗於淮北旅舍見二絕句云橫笛何人
夜倚樓小庭月色近中秋涼風吹墮雙梧影滿地碧雲
如水流渺渺孤城白水環舟艤人語夕陽閒林梢一抹

青如畫知是淮流轉處山宋題其後云新詩寫向黃泥
壁未許人閒識姓名余曾見文衡山書一幅字如碗大
乃前一絕也當是待詔詩爲後人所錄縣津漁洋未之
考耳

漁洋詩話內載某詩云山田高于屋牛在屋上耕卽子瞻
木杪見龜趺也

曾見徐文長畫折枝梅花題云冰破古瓶何大酷頓教人
棄汝州窯大是別致本集卻未載

商邱宋八名鼎金冢宰牧仲之孫方伯穉佳之子綺歲卽
有詩名與余皆裴氏壻曾記其有鴻鴈一聲天接水蒹

葭入月露爲霜之句大似北宋人語惜不永年又吳門
亡友陸玉圃詩煙樹鳥初語水村人獨行風味不減唐
人

吳門程生樹字玉森九齡卽能背誦十三經注疏口如懸
河博覽子史有成人風十一歲補博士弟子員一時有
神童譽惜年二十竟夭折與余同庚曾共筆研時有倡
和之作偶檢舊篋得其詩十餘首墨痕零落回憶曩昔
如塵如夢不禁慨然恐日久漫滅附記於此辛亥春余
游吳門將返白下送行云雨餘新漲莫春天放棹來遊
葑水邊細語不知清漏永簷花深夜落燈前放鶴亭東

古寺前綠波如縠雨如煙錦囊詩句留春色處處青山
發杜鵑夜火行船泊古塘濛濛初月野花香分攜斟酌
橋邊路煙水蒼茫暗綠楊雲樹迷離一望遙月明水驛
幾停橈夢魂長逐征帆遠直到秦淮舊板橋又寄懷云
芍藥花開憶舊遊一庭煙景赴離愁去年此夜金闌客
風雨春寒水上樓連牀午夜細論詩正是樓頭月上時
可恨春光催返棹江南江北自相思謝余寄端研云曾
入山陰陣縱橫掃萬軍煙華猶可染松麝尙餘薰銘勒
追王粲詩成重紫雲他時奉積潤停筆想鵝羣秋日寄
懷云支硎春色映孱顏共泛春波小棹閒料得詩人遠

相憶棣花清夢繞吳山娟娟涼露入寒潭空碧光開玉
鏡函兩地秋懷消不得月明夜夜滿江南江上芙蓉映
夕暉蟹黃入饌味初肥秋光最好重陽後未得乘風燕
子磯燈花幾夜爛雕盤飛鴈傳情下羽翰病裏得書心
更喜開緘忘卻五更寒壬子冬江北道中寄懷云暖晴
天氣稱江南春近唯餘夜半寒知得遠懷偏過慮翻疑
風雪冷征鞍飄飄垂柳拂清池連騎西風憶往時此日
不堪搖落盡無由折寄別來絲自寄此詩後越兩月卽
得凶信一似詩讖又記其佳句云秋風一夜客先知其
不永年有以夫

杜詩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是古辭江南可采蓮調昌黎庭楸詩朝日出其東我常
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當晝日在上我在中
央焉亦類此古人拙處正自不可及

義山詩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橫陳二字見
宋玉賦古今以爲豔語楞嚴經有云於橫陳時味如嚼
蠟作此注脚亦稍寓微意

長吉詩幽蘭露如啼眼子瞻詩山下碧桃清似眼各有妙

處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洛中花甚多而獨名牡丹曰花園有

天王院花園子蓋無他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花時張
幄幕列市肆管絃其中過花時則復爲邱墟破垣遺甕
相望矣今江南亳州牡丹甲他處藝花如菜千種一畦
按其地本相近故有洛中遺風

牡丹開並蒂者自昔有之唐高宗宴羣臣賞牡丹賦詩上
官昭容云勢如連璧友心似喚蘭人明皇時沈香亭前
木芍藥盛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
晝夜之間香豔各異宋天聖四年景靈宮牡丹雙趺共
幹詔詞臣爲賦蓋養之得其宜則繁茂花開雙頭閒變
異品理之必然奚足爲怪亳州王氏園牡丹有並蒂一

枝白色較他種尤鮮潔咸以爲瑞予乃述此告之以破
世俗之陋

聞見後錄韓退之與孟東野鬪雞聯句有云神槌困朱亥
古本云袖槌用史記朱亥袖四十斤鐵槌槌殺晉鄙事
也余謂不必如此附會此詩原作對偶語上句毒手飽
李陽毒字虛用故以神字對若用袖字則毒字亦豈誤
耶蓋二字相類或古本神字缺其垂脚故疑袖字而爲
是說也

史記張儀列傳苴蜀相攻擊徐廣引譙周曰益州天苴讀
爲苞黎之苞音與巴相近以爲今之巴郡索隱曰譙周

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爲巴犁之芭按芭犁卽織水草所以爲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據此則芭字宜從草後人入詩皆從竹何也

施廢以王孫爲蟋蟀余旣辨之矣古文苑載王延壽王孫賦註王孫猴類則不獨蟋蟀名王孫矣又羅隱秋蟲賦序云秋蟲蜘蛛也皆文人偶然託興耳如執秋蟲曰蜘蛛便可噴飯

杜三川觀水漲云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河神縮水脈

事見魏書余朱兆傳

倪雲林詩品清貴集中所載送葉道士東歸云憶爾心如

旌旆懸相逢。渺諸欲華顛窮。冬風景吾衰矣。落日煙濤思渺然。入詠樓前思舊宅。三高祠下覓歸船。棲幽定洗塵喧耳。剩吸東陽一斛泉。君到茅簷雨溜懸。采芝期我碧山顛。掀髯一笑非徒爾。隔世重逢豈偶然。沙渚屐聲歸。泖客晚。潮帆影下江船爲予一話艱。危際雙淚沾衣似。迸泉曾見其墨迹。與此小異可見古人亦再三易橐非草草也。詩云知爾歸心似旆懸。語離悒悒歎華顛。夕陽墟落鳥飛處。江路煙濤思渺然。入詠樓前尋舊宅。三高祠下踏漁船。入林更洗塵喧耳。好汲青溪一斛泉。弭節相過雨溜懸。采芝期我碧山顛。掀髯一笑非徒爾。隔

世重逢豈偶然沙渚魚鹽趁墟客晚潮檣櫓下江船向
余一話艱虞意雙淚湲潺似迸泉又有贈孫照云孫郎
危苦話難宣醉舞酣歌似舊顛語別忽如千載隔情歡
猶復一潛然山川鴻鵠猶呼侶奴婢漁樵更轉船還憶
娟娟劍池月舊時照我酌山泉次韻答謝士英云旅汎
沿洄私自憐詩囊酒榼度年年夜深風雨孤村夢波上
琴書萬里船豈謂潔身從避世未應非智苦憂天長林
幽谷饒芝朮去餌靈苗飲澗泉中秋夜月明勝常年良
夫與景和攜酒至耕雲軒酣飲及二更乃就寢十六日
夜陰雲半天宇月光或隱或見十七日夜月已不如中

秋月色朗澈十入日暮雨作至十九日不止因賦絕句

八月山居秋廓廓西風逗冷侵疎箔鳥銜青影暮飛還
細雨空庭桂花落四月二十日過江渚茅屋雜興四絕
句百年風雨幾興亡睡起西山尙夕陽四月維舟向茅
屋一庭春草獨焚香燕子低迴掠地飛海鷗來去水侵
扉中流雲度它山影落日帆從何處歸姑蘇城郭草茫茫
城外腥風舊戰場花落空垣車馬絕獨餘梁燕說興
亡我自無心何慢勤愛憎加我亦從人青山不改如如
體雪後陽生依舊春泖渚人有遺余石酒卮者小卮純
古稱窪尊尙帶荒煙溜雨痕對飲不妨呼野老捧持猶

得倩山猿留別曹元博開軒清曠俯雲溪門巷翛然桃
李蹊閒詠歡言襲春服詔笑彼哉同夏畦著論空齋聞
鼠嚙望煙歸棹欲雞棲客行忽忽歲期矣思子幽情泖
渚西趨熱一首忘生趨熱赴燈蛾眼底紛紛奈爾何獨
有元真無造請冷煙寒雨一漁蓑以上諸詩集中皆未
載想遺失者政多不止此也

余家所藏雲林自畫清閟閣題云家在梁谿寢底之里以
泥水自閉柴門掩於白日藜牀穿而未起棐几似練甌
香若空傳癖書淫聊以卒歲云耳因戲效董體寫其幻
而賦之草木萋肥蔭草廬芙蓉山下是儂居橫塘一夜

來春漲高閣蕭然讀我書當與前詩補入集中

李中門巷新秋至高梧一葉驚似脫化淵明櫨庭多落葉
慨然知已秋皆有言外之妙

秋窗隨筆跋

秋窗隨筆鮑丈以文所貽余劇愛其中衣衾棺槨詩八章
旨趣深遠因錄入叢書作者爲杭董浦先生詩友集中有
馬九員外遺命以宋刻習學紀言及大德本漢書相贈屬
爲佳傳事亦足紀也壬申仲秋震澤楊復吉識

孫揆嘉肇初校字

跋

右秋窗隨筆一卷清西安馬位石亭著石亭以員外官京
師是編乃讀書得間隨手鈔輯者杭董浦謂扇辨園之雕
談騁詩衢之逸軌犁然有當於心確乎其不得已常取其
書細繹之信乎其造之深也其中尤堅然不易者謂孔子
時子胥尙未死而斷家語之僞淵明飲酒懼禍而逃與醉
鄉之人旨同昌黎古詩勝於近體義山法律得於工部非
讀破萬卷深窺三昧不能素解至是震澤楊復吉謂位爲
董浦詩友董浦著杭氏七種博學工詩位能與友則亦元
相之白傳矣復吉又云位以宋刻各書贈董浦屬爲佳傳

非無心於身後之名也而身後竟泯泯如是歐公謂託於
文字可以無窮者可盡恃乎今歲春於三原王君幼農壁
間見其所書七絕詩筆書法均入能品大宗之言益信矣
韓退之云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盛而無傳後來者之責也
故重印之公同好焉民國二十四年六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健

興平馮光裕

